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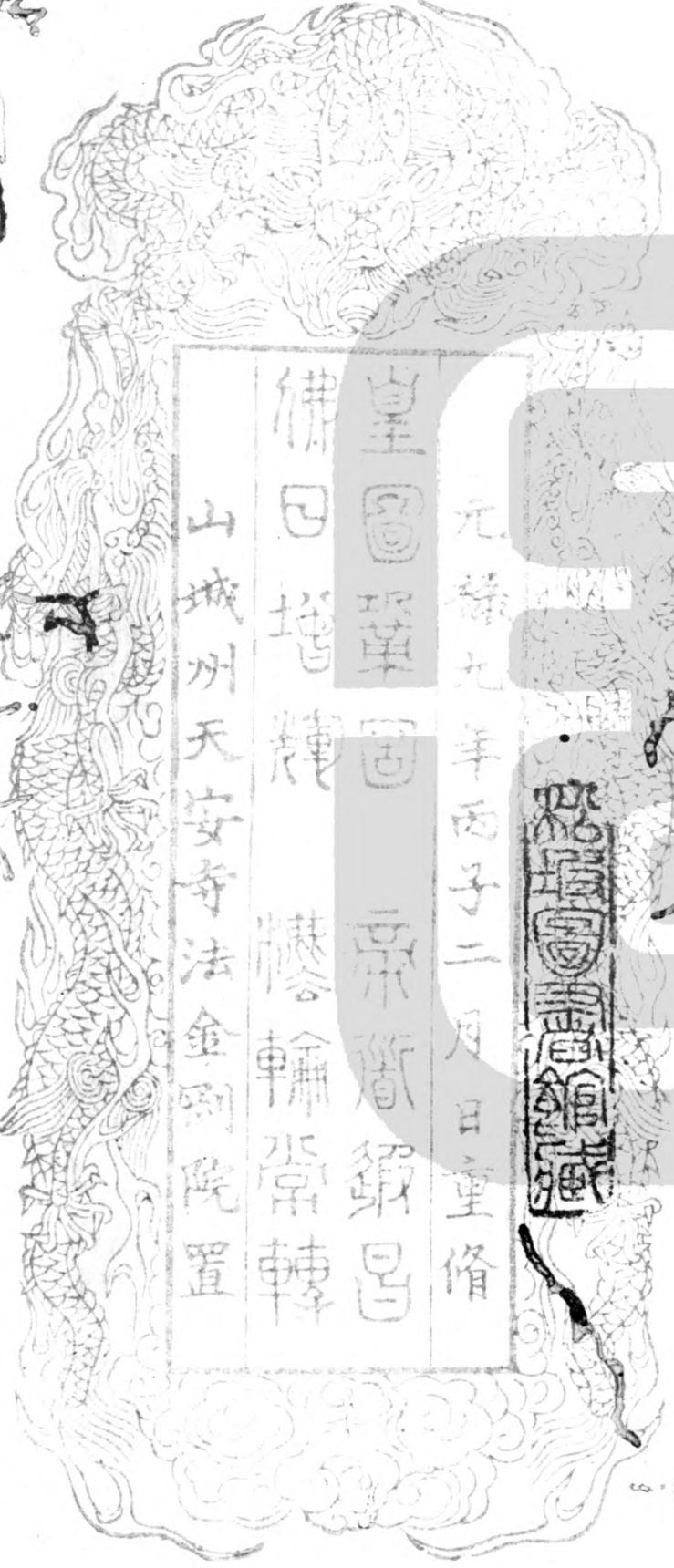
續高僧傳

卷二十二

四百本

達七

51322



元祿九年丙子二月日重脩

皇圖鞏固 帝簡綴昌

佛日增輝 懋合輪常轉

山城州天安寺法金剛院置

藏書印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二

唐釋道宣撰



達

明律上 正傳十五 附見十二

梁揚都天竺寺釋法超傳一

梁鍾山雲居寺釋道禪傳二

齊鄴下大覺寺釋惠光傳三

道雲 道暉 彌居士

齊鄴東大衍寺釋曇隱傳四

道樂

陳揚都光宅寺釋曇瑗傳五

陳揚都奉誠寺大律都釋智文傳六



隋并州大興國寺釋法願傳七

道龕 道行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靈藏傳八

隋西京延興寺釋通幽傳九

隋蔣州奉誠寺釋道成傳十

隋西京大興善寺釋洪遵傳十一道供法勝

隋西京大禪定道場釋覺朗傳十二法藏

唐始州香林寺釋惠主傳十三

唐京師勝光寺釋智保傳十四

唐益州龍居寺釋惠詵傳十五

釋法超姓孟氏晉陵無錫人也十一出家住

靈根寺幼而聰穎篤學無倦從同寺僧護修

習經論而雅有深思幽求討擊學論歸鄉貧

無衣食乞匄自資心性柔軟勞苦非慮晚從

安樂寺智稱專攻十誦致召命家語其折中

者數過二百自稱公歿後獨步京邑中歲廢

業頗失鴻緒後復綴講衆重殷矣帝謂律教  
乃是像運攸憑學惠階漸治身滅罪之要三  
聖由之而歸必不得闕如閉目夜行常懼蹈  
諸坑壑欲使僧尼於五篇七聚導意辨心以  
超律學之秀勅爲都邑僧正庶其弼扇有徒  
儀表斯立武帝又以律部繁廣臨事難究聽

覽餘隙遍尋戒檢附世結文撰爲一十四卷  
号曰出要律儀以少許之詞網羅衆部通下  
梁境並依詳用普通六年遍集知事及於名  
解於平等殿勅超講律帝親臨座聽受成規  
以衆通道俗恐陷於愆旦但略舉綱要宣示  
宏旨三旬將滿文言便竟所以導揚秘部弼

悟當機遂得四衆移心朝宰胥悅至七年冬  
卒於天竺住寺春秋七十有一天子下勅疏  
慰并令有司墓鍾山開善寺墓

釋道禪交阯人早出世網立性方嚴修身守  
戒冰霜例德鄉族道俗咸貴其克己而重其  
篤行仙洲山寺舊多虎害禪往居之此災遂  
遠聞齊竟陵王大開禪律盛張講肆千里引  
駕同造金陵皆是四海標領人雄道傑禪傳  
芳籍甚通夜不寐思叅勝集遙奉眞筌乃以  
永明之初遊歷京室住鍾山雲居下寺聽授  
衆部徧以十誦知名經略道化僧尼信奉故  
有稜威振發以見聲名恬愉誘悟議于風彩

都邑受其戒範者數越于人常聽之徒衆不  
盈百兼樂滅覺觀亟留幽谷動踰宵景方尋  
顧步加復蔬食弊衣花無布口有濟芳美者  
便隨給貧病知足之富豈得過焉末居于寺  
舍屏迹山林不交榮世安苦立行人以爲憂  
而禪不改其樂也以大通

于山寺春

秋七十矣

益

釋惠光姓楊氏定州長盧人也年十三隨父  
入洛四月八日往佛陁禪師所從受三歸陁  
異其眼光外射如燄深惟必有竒操也苦邀  
留之且今誦經光執卷覽文曾若昔習旁樂  
博義窮諸幽理兼以劇談譎詭態出新竒變

動物情時談逸口至于夏末度而出家所習  
經誥便爲人說辭旣清靡理亦高華時人号  
之聖沙弥也因獲利養受而還施師爲掌之  
尋用復盡佛陀曰此誠大士之行也便縱而  
不禁諮教誠敬而異焉然其雅量弘方不拘  
小節讚毀得失聲色不渝衆益器乏而美其  
遠度陀曰此沙弥非常人也若受大戒宜先  
聽律律是慧基非智不奉若初依經論必輕  
戒網邪見滅法障道之源由是因循多授律  
檢先是四分未廣宣通有道覆律師創開此  
部製跡六卷但是科文至於提舉宏宗無聞  
於世故先之所學惟據口傳及年登冠肇學

行略周堂聞言不通華登戒便阻乃往本鄉  
進受具足博聽律部隨聞奉行四夏將登講  
僧祇律初以唱高和寡詞理精玄漸染津沫  
未遂聽徒雲合光知學功之所致也義須廣  
周羣部乃從辯公叅學經論聽說之美聲颺  
趙郡後入洛京搜揚新異南比音字通貫幽  
微患爲心計之勞事須文記乃方事紙筆綴  
述所聞兼以意量叅乎銷釋隨以他日密覩  
文言乃呼而告曰吾之度子望傳果向於心  
耳何乃區區方事世語乎今觀神器已成可  
爲高明法師矣道務非子分也如何自累因  
而流涕會佛陁任少林寺主勒那初譯十地

至後合翻事在別傳光時預霑其席以素習  
方言通其兩諍取捨由悟綱領存焉自此地  
論流傳命章開釋四分一部草創基茲其華  
嚴涅槃維摩十地地持等並疏其奧旨而弘  
演導然文存風骨頗略章句故千載仰其清  
規衆師奉爲宗轄矣司徒高傲曹僕射高隆

之及朝臣司馬令狐子儒等齊代名賢重之  
如聖常遇亢旱衆以聞光乃就嵩岳池邊燒  
香請雨尋即沛霑原隰民皆利之又尔朱氏  
舉兵北伐徵稅僧尼用充軍實先立嚴刑敢  
諫者斬時光任僧官顧五衆屯塞以命直往  
語世隆曰若當行此稅國事不在言旣克明

事亦遂免其感致幽顯爲若此也初在京洛  
任國僧都後召入鄴綏緝有功轉爲國統將  
終前日乘車向曹行出寺門屋脊自裂旣坐  
判事塊落筆前尋視無從知乃終相因斯乖  
念四旬有餘奄化於鄴城大覺寺春秋七十  
矣光常願生佛境而不定方隅及氣將欲絕  
大見天宮來下遂乃投誠安養溘從斯卒自  
光立志貞靜堅存戒業動止安詳衣裳附帖  
晝夜存道財無盈尺之貯滌除便穢誓以報  
盡爲期偏重行宗四儀無妄其法潔已獨立  
七衆深崇其操自正道東指弣匠於世則以  
道安爲言初緇素革風廣位聲教則惠光抑

其次矣凡所撰勝鬘遺教溫室仁王波若等  
皆有注釋又再造四分律疏百二十紙後代  
引之以爲義節并羯磨戒本咸加刪定被於  
法侶今咸誦之又著玄宗論大乘義律章仁  
王七誡及僧制十八條並文旨清肅見重時  
世學士道雲早依師稟奉光遺令專弘律部  
造疏九卷爲衆所先成匠極多流衍弥遠加  
以威容嚴肅動止有儀談吐慈和言行相檢  
又光門人道暉者連衡雲席情智傲岸不守  
方隅略雲所製以爲七卷聞以意會捷度推  
焉故諺云雲公頭暉公尾洪理中間著所以  
是也並存亡失緒嘉績莫尋可爲悲哉時光

諸學士翹穎如林衆所推仰者書人投選待  
解入室唯九有儒生馮袞光乃將入數中袞  
本冀人通解經史被貢入臺用擬觀國私自  
惟曰玄素兩教頗曾懷抱至於釋宗生未信  
重試往候完欲論名理正值上講因而就聽  
矚其威容聆其清辯文句所指遺滯為先即  
坐盡度傷聞其晚頓足誓賴畢命歸依然其  
攻擊病源深明要害我為有本偏所長驅每  
有名勝道俗來資法藥袞隨病立治信者銜  
泣故其言曰諸行者不得信此無明昏心覓  
長覓短聽經學問嚴飾我心須識詐賊覓他  
過惡以求其長則吾我漸歇特須分踈勿迷

自他我過常起熾然法界他道少過便即瞋  
他常須看心自己多過若思量者雖在世間  
無有滋味終無歡心以味喪我何由有樂此  
心將我上至非想還下地獄常誘誑我如怨  
家如愛奴豈可學問長養賊心巧作細作使  
覓名利造疽妬也故經云常爲心師不師於  
心八歲能誦百歲不行不救急也時有私寫  
其言者世号捧心論焉亦有懷本於霄逢境  
終忘者無勤勵故耳袞在光門佐頭斂氣常  
供廚隸日營飯粥奉僧既了盪滌凝澱温煮  
自資微有香美便留後供夜宿竈前取蒿一  
束半以藉背半以坐之明相纒動粥便已熟

無間陰晴此事常介午後擔食送彼獄囚往  
還所經識者開路或至稠人廣衆率先供給  
若水若火若掃若帚隨其要務莫不預焉口  
隨說法初不告倦遂卒光門

釋曇隱姓史河內人也少厭塵俗早遊佛寺  
崇奉誠約誦習羣經凡三十万言日夜通准

以爲常業及年滿受具歸宗道覆而聽律部  
精勵弥久穿鑿逾深後從光公更採精要陶  
染變通遂爲光部之大弟子也乃超步京鄴  
北悟燕趙定州刺史侯景敬若神仙爲之造  
寺延任供給未還漳濱闡揚斯教僕射高隆  
之加禮榮異行臺侯景又於鄴東爲造大衍

寺重引處之弘播戒宗五衆師仰隨問判決  
文義雅正時有持律沙門道樂者行解相兼  
物望同美氣調宏逸或擬連衡故鄴中語曰  
律宗明略唯有隱樂其爲世重如此而隱性  
樂獨遊不畜子弟財無尺貯袒背終身衣鉢  
恒隨誠均鳥翼顧旋身轉取譬象迴通律持  
律時唯一人而已年六十有三終於鄴城大  
覺寺著鈔四卷門人成器者十餘皆宗其軌  
轍時有律師洪理者精氣獨架詞彩嚴正預  
在論擊罕不喪輪著鈔兩卷時共同秘後爲  
沙門智首開散詞義雅張綱目合成四卷所  
在咸誦云

釋曇瑗未詳氏族金陵人也才術縱橫子史周綜自幼及長以聽涉馳名數論時宗並經陶述而威嚴羣小不妄登臨矜持有功頗以文華自處時或規諫之者瑗因擺撥前習專征鄙倍弦韋所誥驗于耳目由是名重京邑同例欽焉以戒律處世住持爲要乃從諸講席專師十誦功績旣著學觀斯張自介恒當元宰鎮講相續有陳之世無與爲隣使夫五衆揖其風猷七貴從其津濟瑗有之矣常徒講衆二百餘人宣帝下詔國內初受戒者夏未滿五皆叅律肆可於都邑大寺廣置聽場仍勅瑗公揔知監檢明示科舉有司准給衣

食勿使經營形累致虧功績瑗旣蒙恩詔通  
誨國僧四遠被徵万里相屬時即搜擢明解  
詞義者二十餘人一時敷訓衆齊三百于斯  
時也京邑屯開行誦相誼國供豐華學人無  
弊不踰數載道器大增其有學成將還本邑  
瑗皆聚徒對問理事無疑者方乃遣之由是  
律學更新上聞天聽帝又下勅榮慰以瑗爲  
國之僧正令住光宅苦辭以任勅特許之而  
栖託不覓閑房自檢非夫衆集不忘經行慶  
弔齋會了無通預山泉林竹見便忘返每上  
鍾阜諸寺修造道賢觸興賦詩覽物懷古洪  
偃法師傲岸泉石偏見朋從把臂郊垌同遊

故苑瑗題樹爲詩曰丹陽松葉少白水黍苗  
多浸淫下客淚哀怨動民歌春蹊度短葛秋  
浦沒長莎麋鹿自騰倚車騎絕經過蕭條肆  
野望惆悵將如何偃續題曰龍田留故苑汾  
水結餘波悵望傷遊目辛酸思緒多涼颺慘  
高樹濃露變輕蘿澤葵猶帶井池竹下侵荷  
秋風徒自急無復白雲歌瑗以太建年中卒  
于住寺春秋八十有二初微疫將現便告衆  
曰生死對法凡聖俱纏自非極位有心誰免  
今將就後世力不相由願生來講誨分有冥  
功彼我齊修用爲來習不尔與世沉浮未成  
通濟幸諸梵行同思此言終事任量可依成

教言訖端坐如定欬然已逝道俗悲涼歎其  
神志明正不偶緣業有勅依法焚之爲立白  
塔建碑于寺著十誦疏十卷戒本羯磨疏各  
兩卷僧家書儀四卷別集八卷見行於世  
釋智文姓陶丹陽人母齊中書阮韜女也懷  
文之始夢覩梵僧把松枝而授曰尔後誕男  
與爲麈尾及文生也卓異恒倫志學之年依  
寶田智成以爲師傅旣受具後專構玄津以  
戒足分爲五乘律檢開成七衆豈止通衢生  
死亦乃組轡道場義須先精方符佛意值奉  
誠僧辯威德冠衆解行高物外傳業之威獨步  
江表推其領袖則大明彖公文初依辯學後

歸彖下十誦諸部罔弗通練以梁大同七年  
靈味瓦官諸寺啓勅請文於光業寺首開律  
藏陳郡殷鈞爲之擅越故使相趨常聽二百  
許人屬梁末禍難乃避地于閩下復光嶺表  
時僧宗法准知名後進皆執卷請益又與眞  
諦同止晉安故得講譯都會交映法門邊俗  
信心於斯風革酒家毀其竿器漁者焚其罟  
網僧尼什物於是備焉有陳馭寓江海清晏  
講授門徒弥繁季代宣帝命旅剋有淮淝一  
戰不功千金日喪轉輸運力遂倩衆僧文深  
護正法不懼嚴誅乃格詞曰聖上誠異宇文  
廢滅三寶君子爲國必在禮義豈宜以勝上

福田爲胥下之役非止延敵輕漢亦恐致罪  
尤深有勅許焉事卽停寢尔後凡所詳奏莫  
非允愜理衆擯罰咸符時要尚書令濟陽江  
摠踵道造房無爽旬月是知學而有祿德必  
有隣法位宜昇衆望悅矣大隋革運別降綸  
言旣屏僧司憲章律府大軍之後荆棘收生  
十濫六羣滋彰江表文又案法澄剪尋得無  
聲深可謂少壯免白髮之妖穉莠絕青田之  
蕞矣前後州將甫及下車皆尊仰年德罕不  
修敬柱國武山公郭衍枉敬倍常躬攜妻子  
到寺檀捨盛設法齋請敷律題抑揚剖析有  
克拔之姿聽侶千餘罔不嗟伏以開皇十九

年二月二十日遷神于寺房春秋九十有一即  
寔寺之南山東龍與辯律師墓相望自文之  
據道也器宇剛物風範肅人戒品圓淨處斷  
明白然剖析章句詞省義富衆家修撰罕有  
出其右者又金陵軍火遺燼莫留乃誓志葺  
治惟新舊趾講十誦八十五遍大小乘戒心  
羯磨等二十餘遍金光遺教等各有著焉著  
律義疏十二卷羯磨疏四卷菩薩戒疏兩卷  
門人傳貴以爲口實僧尼從受戒者三千餘  
人學士分講者則寶定惠峙惠懃智昇惠覺等  
惟道志法成雙美竹箭擁徒建業文昔夢泛舟  
海釣獲二大魚心甚異之及於東安寺講塵

尾纒振兩峯俱落深怪其事以詢建初瓊上人  
乃曰斯吉之先見必有二龍傳公講者其言  
果矣志名解最優太尉晉王家僧禮異以仁  
壽之歲志爲樹碑寺內慧日道場釋法論爲文  
釋法願姓任西河人也性警達頗自高尚而  
拔致窮玄不偶儕侶東觀道化遂達鄴都形  
廁白衣言揚紺服齊昭玄大統法上嘉其神  
慧與語終朝深通志便因攝而剃落日賜幽  
奧橫厲時倫乃恣其遊博願勇思風馳周行  
講席求法無怠問道新奇後乃作蹤波離專  
經律部網羅佛法舟運僧猷自東夏所傳四  
部律本並製義疏妙會異同當有齊之盛律

徒雲舉法正一部各覓前驅雲公創叙綱模  
暉上刪其纖芥法願霜情啓且孤映羣篇挫  
拉言前流威滅後所以履歷談對衆皆杜詞  
故得立破衆家百有餘計並莫敢當其鋒銳  
也時以其彭亨罕敵号之爲律虎焉至於斷  
處事途多從文相商度結正僉議攸歸迺下

勅召爲大莊嚴石窟二寺上座皇隋受命又  
勅任并州大興國寺主頻登綱管善御大衆  
化移前政實濟濟焉以開皇七年六月二十  
二日終於所住春秋六十有四葬于并城之  
西建塔崇範所製律疏唯四分一本十卷是  
非鈔兩卷見存餘並零失有弟子道行者器

局淹和親傳師授善機悟明控引談述疏旨  
不墜厥宗每至講散身導學徒遶於願塔致  
敬而返及春秋至節此例恒修今年八十有  
餘猶鋪疏旨摘示諸側隱時又有沙門道龕  
資學於願執教赴行學望最優成進初心弘  
持晚秀爲時人歎美而素尚兢肅遵若文宗  
纔有違忤即不參隸故說戒序引有言唱白  
之者旣無正制号爲非法雖初從衆侶後必  
重張乃出郭結界更說新本斯亦貞梗之嚴  
令也太爲剋削未是倫通至今此部猶多滯  
結云

釋靈藏俗姓王氏雍州新豐人也年未登學

志慕清遠依隨和上穎律師而出家焉。藏承  
遵出要善達持犯僧祇一部世稱冠冕於智  
度論講解無遺妙尚沖虛兼崇綱務時屬周  
初佛法全盛國家年別大度僧尼以藏識解  
淹明銓品行業若講若誦卷部衆多隨有文  
義莫不周鏡時共測量通經了意最爲第一  
藏之本師素鍾華望爲太祖隋公所重道義  
斯洽得喪相符藏與高祖布衣知友情款綢  
狎及龍飛茲始弼結深衷禮讓崇敦光價朝  
宰移都南阜任選形勝而置國寺藏以朝寄  
惟重佛法攸憑乃擇京都中會路均近遠於  
遵善坊天衢之左而置寺焉。今之大興善是

也自斯已後中使重沓禮遇轉隆厚味嘉者  
密輦封送王人繼至接軫相趨又勅左右僕  
射兩日一叅坐以鎮之與語而退時教網初張  
名德雲構皆陳聲望莫與爭雄宮闈嚴衛來  
往艱阻帝卒須見頻闕朝謁乃勅諸門不須  
安籍任藏往返及處內禁與帝等倫坐必同  
榻行必同輿經綸國務雅會天覽有時住宿  
即迓寢殿賜之費蓋無競矣開皇四年開  
輔亢旱帝引民衆就給洛州勅藏同行共通  
聖化既達所在歸投極多帝聞之告曰弟子  
是俗人天子律師爲道人天子有樂離俗者  
任師度之遂依而度前後數万晚以事聞帝

大悅曰律師度人爲善弟子禁人爲惡言雖有異意則不殊至於隋運譯經勝緣貴集身先衆範言會時望未知寺任綱正有聲開皇六年卒於所住春秋六十有八葬于南郊

釋道成字明範俗姓陶氏丹陽人也祖誕齊招遠將軍永嘉太守父僉梁貞威將軍上虞令成少而入道住永嘉崇玄寺事式法師爲弟子儀見瓌美竒姿拔衆羣伍目曰神童具戒之後學超儕輩大同之初栖遊京輦受業奉誠寺大律都沙門智文十誦纔經兩遍年逾未立別肆開筵數論毗曇染神便悟無繁工倍聞一知十是以京邑耆老咸稱後生可

畏講十誦律菩薩戒大品法華諸經律等一  
百四十遍又講觀音一百二遍著律大本羯  
磨諸經疏三十六卷至於意樹心花增暉且  
曜析理質疑聽者忘倦學士惠藏法祥等並  
遊方講說法輪常轉傳茲後醍利益弘多咸  
蔬素潔已珠戒居心神解嚴明深禪在念兼  
六時虔懺三餘暇日漁獵文史欲令知無不  
爲也然其性用安詳威儀合度天人模範  
有其儔軟語愛言不常忤物後現疾旬餘猶  
牽講說以開皇十九年五月五日遷神於興  
嚴寺春秋六十有八大漸之際唯稱念佛支  
節軟暖合掌分明即以其月八日寔於奉誠

寺之南山墓誌高座寺僧惠從所作

釋通幽姓趙氏河東蒲坂人幼齡遺世早慕  
玄風弱冠加年遂霑僧伍而貞心苦節寒暑  
不虧尋師訪道夷險無變遇周齊陵亂遠涉  
江臯業架金陵素氣攸遠及大隋開運還  
謂陰昧法泰其生平操竹分其容止至於即

宣示教訓以毗尼四首調御心神仍用三昧

遊適故戒定兩藏松萃胸襟學門再啟遠

斯赴晚貫籍延興時當草創土木瓦石工匠

同舉而事歸天造形命未淪隨所運為每非

損喪幽戒約內結仁洽外弘立四大井各施

漉具凡有施用躬自詳觀馳赴百工曉夜每

狀皆指送虫豸得存性命故延興一寺獨免  
刑殘自餘締構焉難復叙而潔已自勵罕附  
斯倫每欲用經必盥手及腕齊肘已後猶從  
常淨拳經對目臂不下垂房宇覆處未常澡  
漱涕唾返咽不棄寺中便利洗淨乃終其報  
又自生常不用巾帨手濕則任其自乾三衣  
則重被其體自外遮其僅支時要每自嗟曰  
生不功一片之善死不取一毫之累虛負靈  
神何斯悞也遂誡弟子曰吾慶常之後幸以  
殘身遺諸禽獸儻蒙少福冀減餘殃忽以大  
業元年正月十五日端坐卒於延興寺房春  
秋五十有七弟子等從其先志林葬於終南

之山至相前峯火燎餘骸立塔存矣  
釋洪遵姓時氏相州人也八歲出家從師請  
業屢高聲駕及受具後專學律部心生重敬  
內自惟曰出家基趾其在戒乎住持万載被  
于遺教諒非虛矣更辭師友遊方聽習履涉  
相京諮訪深義有所未喻決問罕通三夏將  
滿遂知太旨初住嵩高少林寺依資雲公開  
習律要并及華嚴大論前後叅聽並扣其關  
戶渙然大明承鄴下暉公盛弘四分因往從  
焉聽徒五百多以巧媚自通覆講豎論了無  
命及暉寔律學名匠而智或先喆遵固解冠  
時倫全不以曲私在慮後因盛集異學充堂

遵乃束暉製疏捧入堂中曰伏膺有日都未  
見知是則師資兩亡敢以文疏仰及便置之座  
上往覆雲所既屬捨見來降即命登座覆述  
吐納纖隱衆仰如山自後專預正時結徒畢  
業以戒律旁義有會他部者乃重聽大論毗  
曇開沃津奧又以心使未靜就諸禪林學調  
順法年踰十臘方歸律宗四遠望風堂盈千  
計時爲榮大也齊主旣敞教門言承付囑蜀五  
衆有墜憲網者皆據內律治之以遵學聲早  
舉策授爲斷事沙門時青齊諸衆連諍經久  
乃徹天聽無由息訟下勅令往遵以法和喻  
以律科懲曲感物情繁諍自弭由是更增時

美法侶欣之及齊曆將季擅名逾遠而非類  
不交唯道同轍名儒大德見輒慕從常與慧  
遠等名僧通宵造盡周平齋日隱于白鹿巖  
中及宣政搜揚被舉住於嵩岳德不孤峙衆  
復屯歸大隋廓定招賢四海開皇七年下勅  
追詣京闕與五大德同時奉見特蒙勞引令  
住興善并十弟子四事供養十一年中又勅  
與天竺僧共譯梵文至十六年復勅請爲講  
律衆主於崇敬寺聚徒成業先是關內素奉  
僧祇習俗生常惡聞異學乍講四分人聽全  
希還是東川讚擊成務遵欲廣流法味理任  
權機乃旦剖法華晚揚法正來爲聞經說爲

通律屢停炎燠漸致附宗開導四分一人而  
已迄至于今僧祇絕唱遵爲人形儀儒雅動  
據規猷而神辯如泉聲相鍾鼓預升法位罕  
有昏漠開悟之勩寔難嗣焉仁壽二年勅送  
舍利于衛州之福聚寺將出示衆乃放紅赤  
二光晃發遠近照灼人目道俗同覩大生慶  
悅仁壽四年下詔曰朕祗受肇命撫育生民  
遵奉聖教重興像法而如來大慈覆護羣品  
感覩舍利開導含生朕已分布遠近皆起靈  
塔其間諸州猶有未遍今更請大德奉送舍  
利各往諸州依前造塔所請之僧必須德行  
可尊善解法相使能宣揚佛教感悟愚迷宜

集諸寺三綱詳共推擇錄以奏聞當與一切  
蒼生同斯福業遵乃搜舉名解者用承上命  
登又下勅三十餘州一時同送遵又蒙使於  
博州起塔初至州西有白鶴數十頭當於輿  
上旋繞數匝久之而逝及至城東隆聖寺置  
塔之所夜有白光數十道道如車軸住于基  
上邊有鳥巢樹上及光之洞明衆鳥驚散又  
雨銀花委地光曜如雪掘基五尺獲粟半升  
夜降神仙八十四人持花繞塔久之乃方隱又  
婦人李氏患目二十餘年及來禮拜兩目齊  
見後行道之夕又放赤光照寺東房見卧佛  
及坐佛說法之像復見梵僧對架讀經經有

一十四字皆是梵書時人不識及四月八日  
當下塔時感黑蜂無數銜香繞塔氣蔚且薰  
不同人世又見白蓮花在塔四角高數百丈  
花葉分布下垂於空時聞五彩蓮花廁填其  
內又見天人燒香而左轉者於是摠集而觀  
歎未曾有矚目不見者非無一二及下覆訖  
諸相皆止遵於京邑盛開律種名駭昔人而  
傳叙玄宗其後蓋闕又著大純鈔五卷用通  
律典尋又下勅令知寺任弼諧僧衆亟光微  
績以大業四年五月十九日卒於興善春秋  
七十有九隋初又有道洪法勝洪淵等並以  
律學著名洪據相州紹通雲胤容止沉正宣

解有儀學門七百亟程弘量故諸經論之士  
將欲導世者皆停洪講席觀其風略採爲軌  
躅勝博涉有功而言行無副神志高卓時共  
潛推但身令未廣故聽徒簡略淵學業遵統化  
被中山綱維正像有聲幽冀年代非遠並不  
測其終

釋覺朗俗姓未詳河東人住大興善寺明四  
分律及大涅槃而氣骨陵人形聲動物遊諸  
街巷罕不顧之仁壽四年下勅令送舍利于  
絳州覺成寺初達治所出示道俗涌出金瓶  
分爲七分光照徹外穿基二丈得粟米一升  
又感黃雀一頭飛迫於人全無怖懼馴遶佛

堂久便自失又石函蓋上見二菩薩踞坐寶  
座前有一尼斂手曲敬或見飛仙及三黃雀  
并及雙樹麟鳳等像將下三日常放光明乃  
迷晝夜朗過燈曜有掩堂滅炬者而光色逾  
盛溢于幽障玄素通感榮慶相誼朗具表聞  
廣如別傳大業之末有勅令知大禪定道場  
主鎮壓豪橫怙然回風漸潤道化頗懷欽重  
不久卒於所住時又有沙門海藏識信堅正  
宗仰律司屢講四分少有傳嗣唐運置十大  
德藏其一焉又有法鏘律師本住靜法末馱  
煩梗南栖太和幽居養志不塵僧衆孤行巖  
岫偃息松林服餌守中賞心唯識亦搔索之

開士也及終歿後露骸山側至夜有燈照之道俗往觀失燈所在遠望還見動經兩月光照逾明

釋惠主俗姓賈氏始州永歸縣人六歲出家為斌法師弟子後令誦遺教一夕便度以經驗師多有乖越便捨之而往姜律師所誦法華經寺東房中講於俗律試聽一遍性若曾聞乃問十關無能解者刺史已下闔州白黑皆往諮問莫不歸伏始州一部祖宗道衆即為州內律生受菩薩戒既介約束以佛為師尚不敬天况復神道於是佛法方得開弘於黃安縣造寺七所梓潼縣造十寺武連縣造

三寺從彼至今方將盛矣初主登冠欲受具  
足當境無人乃入京選德於甘露寺受戒唯  
聽四分餘義傍通夢見三日三夜天地闇冥衆  
生無眼過此忽明眼還明淨覺已汗流一百  
日後周毀經道方知徵應即返故鄉南山蔽  
伏唯食松葉異類禽獸同集無聲或有山神  
送伏苓甘松香來獲此供養六時行道禽獸  
隨行禮佛誦經似如聽仰仍爲幽顯受菩薩  
戒後有獼猴羣共治道主曰汝性躁擾作此  
何爲曰時君異也佛曰通也深怪其言尋介  
更有異祥龍飛獸集香氣充山其類衆矣後  
有八人採弓材者甚大驚駭便慰主曰聖君

出世時号開皇矣即將出山以事奏聞蒙預  
出家大業中勅還本州香林寺常弘四分爲  
業武德之始陵陽公臨益州素少信心將百  
餘馱物行至始州令於寺內講堂佛殿僧房  
安置無敢違者主從莊還見斯穢雜即入房  
中取錫杖三衣出歎曰死活今日矣舉杖向  
諸驢騾一時倒仆如死兩手各擎一馱擲棄  
坑中州縣官人驚怖執主狀申陵陽大喜一  
無所怪書曰弟子數病不逢害鬼蒙得律師  
破慳貪袋深爲大利今附沉香十斤紬綾十  
段仰贈後還京日從受菩薩戒焉貞觀三年  
寺有明禪師者清卓不羣白日獨坐見無半

身向衆述曰吾與律師建立此寺兩人同心  
忽失半身將不律師先去不者明其死矣明  
日食時俗人驚云寺家設會耶見有四路客  
僧數千人入寺今何在尋介午時主便無  
疾而逝春秋八十九矣

釋智保河東人弱齡入道清慎居心而在性  
剛蹇不軌流俗進受具後正業禁司擁節專  
制挺超羣侶博聽異解貫練心神廢立文旨  
大觀掌內所以律部遐被寔賴斯人故能維  
攝自他言行相守至於流略墳索頗獲其宗  
談對玄儒不後其術筆記之工時揚大義緣  
情流彩嗣接英華初住勝光末居禪定國供

豐積受用多虧所以名僧大德日陳形器憑  
准神解可以言傳至於衣食資求未能清洗  
僧衆四百同食一堂新菜果瓜多選香美保  
佞目仰手依法受之任得甘苦隨便進噉皆  
留子實恐傷種相由知法者少疑未詳檢其  
知量敬護皆若此也後返勝光厲業彌峻園  
蔬漑灌水雜細垂直歲高視但論事辦保念  
此無辜交被刑害躬執漚具送達方還寺有  
草物堪爲僧用者必拾掇鳩聚身送廚帳其  
雜行紛綸誠難備舉以武德末年遘疾將漸  
而正氣明爽告友人惠滿曰余其死矣而精  
神不得超勝如何有問意故荅云觀其來陰

似作守寺之神耳而止于西院佛殿余頻以  
法遺之卒不能離言訖便絕自尔所陳殿宇  
人罕獨登時須開入無不歆然毛動及後百  
日嘗有老嫗內懷酒食將遺諸僧行至寺門  
忽被神害身死委地酒器流離斯亦嚴厲之  
所致也故僧侶懾其風威有涉鄙恠者皆據  
而悛正矣自保之據道卓秀出羣一食充軀  
雖經疾重不變前節不宿俗舍常止僧坊雖  
曾遠涉必栖林野三衣常被瓶鉢自隨不執  
俗器不親音樂五岳六府誓不身經理會高  
僧聞便赴仰故每日再講必瓶鉢自隨肅然  
成風無累於教處衆而食曾無羸長殘水餘

賊並以餅拭而噉之一滴無遺恐損施福故也常遇重病每有食食餘一兩匙者停貯多日可得升許親看溫煑命淨人食之有問其故谷曰僧食難棄不可妄輕業耳傳者目驗生常景行故直筆舒其弘護之相焉又嘗患瘡寒則水淋熱則火炙渴急益塞其口痢則絕其食取差斯徒衆矣

釋智誥字惠成姓徐本徐州人炫法師之弟也少聰敏有志節在蜀遊學務勤律肆會周陵法因事入關不果所期遂隱南嶺終南太白形影相弔有隋革命光啓正法招貴碩德率先僧首即於長安敷揚律藏益州惣管蜀

王秀奏請還蜀王自出迎住法聚寺道俗歸  
崇寺設大齋無不來赴將食捉筋問炫法師  
曰此處護淨不答曰初還未得檢校承道不  
護淨乃擲筋而起曰寧噉屠兒食此洋銅何  
得敢也諸僧數千一時都散其嚴忌若此故  
其在衆屏氣寂然性不受施不妄干物有僧  
道恢爲人兇險遙見走避人曰卿從來不畏  
一人何故畏誥律師耶答曰此佛法中王那  
得不畏人曰以恢公膂力可不敵律師百人  
耶答曰縱敵千人遙見百脉已沉四肢不舉  
何敵之有乎後以人請戒禁行將誼擾乃辭  
入龍居山寺幽栖深阻軌迹不通延出辟疾

意欲登劔閣廓清井絡與誥書令歸國化使  
略荅云辱使至止以并誠言披閱循環一言  
三復文清淥水理破秋毫貧道戒行多闕化  
術無方宅身荒谷四十餘載狎魚鳥以樵歌  
習禪那思般若以此卒歲分填溝壑不謂耆  
年有幸運屬休明伏惟相王殿下德隆三古  
道振百王公攘臂而歸舊里衣錦而旋本邑  
百姓有再生之期万物起息肩之望搢紳君  
子捧玉帛而來儀慷慨丈夫委干戈而伏道  
昔長卿返蜀徒擅清文鄧艾前來未能偃武  
公華陽甲族并給名家捧日登朝懷金問道  
劔南長幼並俟來蘇豈藉微風自然草靡當

勸諸首領越境參迎，得書示軍衆先作禮。曰：人物爭歸，律師之力也。以武德元年十月一日卒，居而逝，年八十矣。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二

道禪下時反音瑗音鏘七羊誥所巾乞下音蓋隙音達

丘逆反也胥悅反息徐也造初瘦反譎詭下上音過委也

詐也聲風飛下音也宗轄葛反遐流注音原隰反

原下音習高平曰綏緝入上音雖下七溘然合上苦

也諺云反上魚箭馮衮本下古疽蠹二字正徐作蛆反

故反邊滌音蕩敵二疑澱也上魚陵反滓也結稠人

名也直流反帚掃十九也反擺撥下上必末反搜擢反

字或作接下郊野俱瑩反麋鹿小上音眉汾

音濁找也

水分反符葵菜具惟反欵然卒起許自勿反韜音鹿也

尾類上音主鹿之組轡二馬銜也今秘組馬轡也

理豕亂竿器作側作酒具正罟綱魚上音也古馭之

寓下上音御淮肥反音懷淝水非胥下徐反息允

名似葳音穢葺洽上持入交修也峙直里

也巘反語優儂濟侶助皆反挫拉郎合則反卧反下

摧折彭亨上步庚反下許庚反迺兢肅居上

也反貞白銓品全反重沓合唐嘉肴反下戶交

謹慎反則銓品全反重沓合唐嘉肴反下戶交

也食鮫獵俗作獵字下墓誌下音志從音江臯

高下音萃反才遂敞反昌兩垂豸下上直正作蟲直弓反

蟲無足與手亦作音貫腕手烏貫也反肘臂知柳骨反逐

咽反下於見僅渠鎮反渙然喚上音十臘反下郎峇

懲誠音澄也弭免尔纜也反炎燠反上于廉反暑熱也於六年勣

功曆反也駭胡買反軌躅欲反俱水車跡也下直也麟鳳

麟音隣也正作驚也搔索刃上蘇斌反彼巾姜薑音梓潼同

名也音縣倒仆北下蒲剛蹇蹇下居展不反正作灑灌

音貫澆沃也下拾又下遺之後去聲遺亦去

聲歛然小上音色老嫗句下紆據正巨魚反劇其心預反自

懼俊正反上七全盈長剩也音丈匙反是支炫縣音筋

直慮溝壑各下呼攘臂揜袖出羊臂反搢紳上音進

以笏揀帶也一慷慨反上苦朗竭誠也苦愛

音申帶也一各下呼攘臂揜袖出羊臂反搢紳上音進

